

時事參考資料之一

美國侵略世界之罪証

鄧普·瑪文·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時事學智資料之一

美國侵略海上的罪證

鄧普瑪 文等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美帝侵略上海的罪證

時事學習
資料之一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

著者 鄧 普 瑪 文等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總經理 新 茅 書 店

基本定價每冊二元二角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上海造(1)0001—10000

圖書編號
13



1780

基
本
二
元

目 錄

一	鴉片戰爭後美帝是怎樣侵入上海的？	一
二	從上海的路名看美帝罪行	五
三	記上海抵制美貨運動	九
四	五卅慘案時美帝在滬殺人罪行	一三
五	美帝在上海的經濟侵略大本營	一八
六	美帝打垮上海民族工業的罪證	二三
七	美帝怎樣侵略我國領海和內河航權	二八
八	美帝怎樣霸佔上海電影市場	三二

一 鴉片戰爭後美帝是怎樣侵入上海的？

提要

——一個假仁假義的傳教士，在虹口霸佔一片土地，算是美國租界。美國人在裏面公然開設黑店，做傷天害理的奴隸買賣，使上海蒙受惡名。

美帝的勢力侵略進上海，是尾隨了英帝而來的。英帝在一八四二年以大砲兵艦打進吳淞口，屠殺了中國人民，脅迫當時的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簽訂了五口通商條約，攫得種種優越的權利，繼即由領事官和中國道台商妥，開闢上海英租界，成了以後將近一百年間帝國主義者侵略上海和侵略中國的大本營。由於英帝的侵入，開頭就是挾了武力和政治力量而來的，所以它的真面目，當時就被中國人民識破。

美帝看見英帝在中國最重要的商港上海攫得了利益，眼睛紅了，但是他却以魔術的手法，好像不費吹灰之力似的，也從中國攫了同樣的利益去，而且裝做是中國的朋友，這隻羊皮狼就混了進來，作縱深的侵略。它首先派遣顧興（Caleb Cushing）做全權公使來華，於一八四四年二月到澳門，見了兩廣總督耆英，軟硬兼施，逼得耆英和他在澳門的一個叫做望廈的小村落裏，締結了所謂中美望廈條約。條約中規定美國人在五個港口通商居住，以及領事裁判的特權，正和英帝所得的不相上下。

接着，美帝也要在上海強佔一大塊地方做租界了。它侵入上海，既沒有使用武力，開闢租界，也不由領事官代表政治勢力來出面。以後，它就自詡爲這是對華的「友誼」。但究其實際，它對中國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麼分別呢！

上海的美租界是由誰出面開闢的呢？真是咄咄怪事，是一個美帝的傳教士！這說起來應該是樸笑話，然而上海的大片土地就曾斷送在這個傳教士手裏，一度作了帝國主義者奴役與殘殺中國人民的根據地。

虹口有條塘沽路，在租界時代的名稱叫做文監師路(Boone Road)，便是美帝紀念這個侵略先鋒的。他的名字是文惠廉(William J. Boone)，是個美國聖公會的主教。他來滬以後，便在蘇州河北岸的虹口區域購地建造教堂。那時候的英租界，南起洋涇浜(今填沒，築爲延安東路)，北迄蘇州河；河北之地，尙在界外。這個主教在帝國主義政策指使之下，竟然發動一種陰謀，企圖把他的教堂所在之地的虹口一帶劃作美租界，便於一八四八年向上海道台提出這樣的要求；道台也是非常糊塗而荏弱，經過旬日的交涉以後，竟然「泛指」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答允了算是美租界。因而文惠廉輕輕一動，就在主教的罩袍之下，替美帝完成了在上海侵佔殖民基地的工作。

到了一八六三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併成爲公共租界。由於租界權力的掌握，表面上是英帝佔着優勢，一般仍稱之爲英租界，其實此後的英租界中有着美租界的成份，英美和其他帝國主義者共管着這片租界，而一切侵略行爲都有美帝在幕後參加。例如五卅血案，一九二七年阻撓革命

勢力，四一二策動蔣匪破壞革命，以及一二八、八一三慫恿日帝武裝侵略，這些發生在租界以及以租界爲策動基地的反人民陰謀，美帝是無一不預聞或直接參加的。祇因上海美租界的創設經過頗爲微妙，表面上的消失又爲時較早，容易使人忽略這個目標。然而將一切罪行僅歸諸英日等帝國主義者，放縱了那一狡猾的美帝罪犯，母乃是不公允的。飽受美帝荼毒的上海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久已不再上那頭豺狼的掩眼法的當了。

當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年代，上海美租界尙單獨存在時，雖然有教堂在那兒矗立着，主教宣稱正在爲「土人」們贖救「靈魂」，事實上這地方是片黑地獄，公然做着奴隸買賣（「豬仔」買賣）的交易；且使整個的上海蒙受惡名，迄今令人有餘恨！

紐約有條百老匯街，是個紙醉金迷之所。上海的舊美租界中，也有條百老匯路（今改名爲大名路），面臨浦江，就是擄人出賣的黑店集中地帶。這條路上，那時開了很多的洋酒店，老闆都是十惡不赦的外國冒險家，大抵是在國內犯了重罪，逋逃出境，來至上海租界，而在蘇州河以南又不爲英法帝國主義統治者所歡迎時，就託庇在大主教「創辦」的美租界中。這些外國惡霸，經常在酒肆中以烈酒或蒙汗藥醉到顧客後，將他們綁至停在浦江碼頭邊的遠洋輪船上，做一注注的好買賣——賣到外洋去做「豬仔」，或強迫在輪船上充當水手。這樣，不知拆散了多少人家的骨肉，折壓掉多少條年輕力壯的人命！當日的美租界就是這樣的一個黑地獄，放縱着洋惡霸做這種傷天害理的擄掠人身，奴隸貿易的行爲，朋比爲奸，坐地分贓。

因爲在上海美租界中流行着這種違反人道的暴行，連累上海也蒙上了惡名。外文中的地理名詞，有因其地的特點或特產而轉爲他義者，如 China（中國）有瓷器、陶器之義。至 Shanghai（上海）一字，則非常倒楣，別有「麻醉綁架」之義，就是受得美租界黑店盛開的好處。試翻韋氏大辭典 Shanghai 的字義云：

To drug, intoxicate, or render insensible, and ship as a sailor.（飲以麻醉劑或烈酒，使之失去知覺，架至船上爲水手）。

又在紐約格洛塞特鄧拉普書店出版的新字典中，也註有下列的字義：

To impress seamen into service by force or treachery.（以武力或欺騙強迫海員服務）。 To kidnap by force.（以武力綁架）。

「上海」一字，會有這些倒楣的字義，倘若我們不回顧一下舊美租界的醜惡歷史，定然不知是從什麼地方引伸出來的。這一件事，已足以使我們痛恨美帝國主義侵略者了！

問題研究：

- 一、鴉片戰爭後，美帝的侵入在方式上與英帝有些什麼不同？
- 二、上海的美租界是怎樣創設的？
- 三、在美租界裏，美帝做些什麼罪惡交易？
- 四、外交中「上海」一字染上了怎樣的惡名？

二 從上海的路名看美帝罪行

提要

——美帝過去曾把那些有「功」於它的侵略的爲非作歹的牧師、冒險家和領事等的姓名，來用爲上海的路名，以作不光榮的誇耀。

美帝國主義者自鴉片戰爭以後侵入了上海，曾經長期地發展這個基地，作爲奴役和壓迫中國人民的大本營。一百年中，美帝不斷地使用了偽裝慈悲的教士、「格殺打撲」的流氓、詭計多端的外交官、血腥魔掌的戰爭販子來鞏固和發展其在上海的勢力。這些有「功」於美帝而是上海人民之大敵，會爲美帝及其御用的買辦政權用作本市的路名，以作不光榮的誇耀。雖然這些醜惡的遺跡，在解放以後已被掃蕩乾淨了，但對於美帝損害和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老賬，我們還是要揭出來與它清算的。下面就是從幾個主要的上海人民之敵來看美帝處心積慮侵略上海的凶惡面目。

虹口的塘沽路，舊名文監師路，是爲了美國聖公會的一個主教文惠廉（Bishop William J. Boone）而起的。由於此人在一八四八年和上海道台辦交涉，開闢了以蘇州河北虹口地區爲範圍的美租界，作爲侵略中國人民基地的開始，這個偽善的陰謀家就成了美帝掠奪上海的第一個「功臣」。

上海美租界開闢以後二年，廣大的中國人民忍受不住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的統治階級的雙重

剝削，爆發了熊熊之火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至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大軍破南京，定爲天京，上海的太平軍地方部隊小刀會即於九月八日起義響應，解放了縣城。此時的上海道台吳健彰被圍困在城內；吳健彰於混入官場之前，曾在美帝的洋行內任買辦，是美帝向來所豢養的一條走狗，所以美帝決意把他救出來。這又用得着了伏作內綫的教士，因而牽涉到美國南浸信會的牧師晏瑪太 (Dr. M. T. Yates)。晏瑪太的家恰住在城腳邊，就派了兩個美國人，混入城中，以繩索將吳健彰自城牆上縋至晏家掩藏，隨後助他逃入租界中。

美帝救出了吳健彰的狗命，就包庇着他作反對革命，恢復縣城的舉動。授洋槍，借洋兵，苦與小刀會爲敵，並封鎖他們和外界的交通。小刀會在上海縣城裏堅持了一年又五個月，終於不及與大軍會師而遭內外反動派合力擊敗。晏瑪太在這次反人民的陰謀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後來又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上海的中心機構工部局裏擔任過一八六八年至七〇年的董事，所以中區有條以他的姓氏爲名的同孚路 (Yates Road)，現在改名石門一路。

小刀會起義失敗以後的第六年 (即一八六〇年)，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率主力部隊進攻上海，反動統治份子在美帝教唆之下，出重金及美色招雇了一個美國流氓華德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組織「洋槍隊」來協助頑抗。華德向來就是個殘暴的流浪漢，受雇於清軍後，即募集菲律賓賓浪人，組成縱隊替反動派効力。清軍允許他每克一城 (上海附近的)，賞銀三萬兩，並將一年青的女子嫁華德爲妻。在太平軍英勇的迎擊之下，終於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廿一日將這個反動派

的鷹犬擊斃於戰場上。美帝在痛傷之餘，就會以一條路名來紀念他，即現在正名為長陽路的舊華德路。

美帝又曾以兩個美國領事的姓氏來作虹口的路名，一個是克能海(Edward Cunningham)，一個是熙華德(George E. Seward)。前者現在改名康樂路，後者改名長治路。克能海最初是個來滬經商的美僑，是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的負責人，至一八五二年做了代理領事。在他與華官交涉之時，動輒肆行威嚇，不是說「美國船隻進口不復納稅」，便是說「呈請美當局派戰艦來滬」，便從懦弱怕事的華官處為美帝要索得種種不合法的權利。熙華德於一八六三年任駐滬領事時，動議以美租界與英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在是年九月間獲得實現。合併之舉，正是美帝對中國人民政治攻勢的一個大陰謀，因為便利於它以沒有專管租界的藉口來掩飾其侵略的跡跡，並誇耀其虛偽的「友誼」。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至太平天國戰事結束時，其西面界綫尚祇止於泥城浜和周涇浜(現在的西藏北路到西藏南路)。但在「洋槍隊」協助反動政權作戰時，在界外築了許多條軍用公路，如極司非爾路(今梵王渡路)、海格路(華山路)、麥根路(淮安路)、新閘路和徐家匯路等，直伸至滬西區域，戰後即由兩租界的統治機構接管，它們即思把這大片的界外地區據為已有，這個交涉在一八九八——九九年間，由上海的各帝國主義者趁着清廷在外交上處於手忙腳亂之際共同提出，清廷甘心屈服，即將此事交兩江總督劉坤一全權辦理。上海各帝國主義者遂委託

與劉有相當私交的南洋公學校長美國人福開森 (J. C. Ferguson) 到南京去面商，一談而決，公共租界的西面界綫就此擴充到了靜安寺鎮。此一擴充，公共租界的面積，遂由一八九九年以前的一〇、六〇六畝擴大爲三三、五〇三畝；同時，法租界的面積也大爲擴充。人民的土地，竟然如此輕易地由封建買辦政權和帝國主義者私相授受。各帝國主義者自皆感激這個美帝的說客，因此舊法租界有條福開森路來紀念他，現在正名爲武康路。

滬西也有條以美帝領事的姓氏爲名的路，即佑尼干路 (Jernigan Road, named after T. R. J.)。他於一八九三年來滬任領事職，卸任後留滬爲寓公，操律師業，至一九二〇年去世。他反對中國人民的主要罪惡是曲爲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及政治侵略作荒唐的辯護。

最後我們要提出的，是在我人民解放戰爭中，美帝派來幫助蔣匪作反人民戰爭的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蔣匪爲要討好美帝主子和這個戰爭販子，曾把由市區通至江灣美帝基地的要道翔殷路擅改名稱爲魏德邁路，隨着上海的解放，美帝的勢力被根本揪出了它的侵華老巢，這個臭名昭彰的戰販姓氏也已塗去改以解放戰爭的聖地邯鄲爲名，受着人民衷心的敬仰了。

問題研究：

- 一、美帝怎樣幫助封建統治階級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 二、美帝以美租界與英租界合併是什麼陰謀？
- 三、文惠廉、晏瑪太、福開森在上海幹了些什麼罪行？

三 記上海抵制美貨運動

提要

——美帝四十五年前後虐待迫害赴美華工，並強迫續訂商約，曾激起上海人民一次抵貨運動

造謠之音的「美國之音」，在舊金山置有一個強力電台，天天向太平洋對岸發昏謠言，使得人人厭惡痛恨。說起舊金山，人們都知道是美國西海岸的第一大城市，是它的太平洋沿岸的主要門戶，恰和紐約之於美國大西洋沿岸一樣。可是這座巍峨璀璨城市的形成，是流了無數中國人的血汗在加州泥土上所生長的花果。原來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美國人掀起了「西部熱」，才湧到荒涼的加州去掘金。由於中國工人工資低廉，尤耐勞苦，所以當時美帝曾招雇了很多的華工去任築路開鑛的力役。待至加州繁榮以後，美帝過橋拆橋，面目一變，遽訂移民法案，嚴限中國人入境。華工在美，本已受盡剝削、凌辱、虐待；至是，其眷屬親友之赴美者，悉遭種種苛暴的手段，堵諸門外，甚且藉詞加以監禁，所謂「未入境，先入獄」。繼而對於商人學生和使節的隨員，亦悉加虐辱。清廷昏庸的封建買辦政權，一切都隱忍得下去；這樣，就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在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倡議之下，從上海發動，在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如火如荼地爆發了全國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

這件四十五年以前的大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杯葛」運動，它的對象就是中國人民的死敵美帝國主義者！

一九〇五年春，美帝根據移民法案強迫我國續訂商約，上海各幫商業董事，感於對美貿易所受的壓迫，以及屢遭人身虐待，因此在五月十日（舊曆四月初七）召開商務總會，籌議對策，一致決定電請外務部堅拒簽約，商界誓為後盾；倘若美帝不允將苛例刪改，則滬商決聯合全國商界，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僑美華工華商，以廣東福建兩省人士為多，他們感受美帝的壓迫最為痛切，所以接着就有廣幫紳董於五月十二日在廣肇公所召開大會，閩幫紳董於十四日在泉漳會館踵行集議，兩會到者均逾千人，各號召本鄉人士拒用美貨，並通電廿一個商埠拒購拒銷美貨，悉得響應。同時國內城鄉各地工界學界婦女界以及海外華僑團體，聞風興起，接踵開會，表示齊心戒用美貨。從五月到十月，愈演愈烈。美貨的洋油、麵粉、疋頭、勝家縫衣機，以至金山蘋果，悉遭市場擠棄；美帝舶運西來以滬津粵港等埠為目的地的貨色，不得不改以日本商港為卸貨地。那時候有一位廣東南海的著名小說家吳趸人，就是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我佛山人，正在漢口英文楚報任職，因為楚報是美帝的宣傳機構，即自動辭職，來滬賣文為活。又有署名「東亞苦人兒」者，投書當時報紙，呼籲學生聯合起來，拒讀美帝所設的各級學堂。

美帝對於我國民間發動的抵貨運動，對華貿易固然受了影響，同時看見中國民氣的發揚也暗暗吃驚。可是它並不因此而稍改其反對中國人民的態度，相反的更進行陰謀來破壞這種運動，增

強其敵視中國人民，壓迫中國人民的手段。

美帝知道滿清政府是個封建買辦的政權，可以利用的；再則我們以前指出過，這個運動是由民族資產階級帶頭發起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其兩面性與動搖性，也不出美帝的觀察，因此美帝就從這個地方下手。

當五月十日商會集議，決定號召抵貨後，即通電各埠，關於電文領銜的問題，各商董都逡巡却顧，不肯担当，惟有曾鑄者激於義憤挺身而出，挺胸告衆謂：「此公益事，並無風險，即有風險，亦不過得罪美人，爲美槍斃耳！爲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領銜可也。」衆皆拍手贊成，遂由曾鑄領銜。以後此一運動，亦無形中以曾鑄爲領導人。美帝對他懷恨甚深，遂於向清廷活動時，威脅利誘，首以曾鑄爲目標，表示「雖糜鉅萬，在所不惜」，清廷乃定議，企圖將曾鑄謀殺。同時美帝又向其他各帝國主義者恫嚇，謂「華人團體若成，勢將不利各國，歐西之人，竊恐不能安居中土」，煽動各國帝國主義者共同干涉。加上民族資產階級中的目光短淺者，亟亟各謀私利，本身就處在分裂的狀態中。這個轟轟烈烈的抵貨運動，延長了五個月以後，於內外夾擊之下，就在肅殺的秋風聲中退潮了。

檢討這個運動失敗的主因，便是它在表面上雖然幹得非常轟動熱鬧，實際上却是沒有廣大的民衆爲基礎的，也就是說它沒有聯合工人階級，作爲運動的主力。何況這次運動的發起，本是由於華工受美帝的壓迫，商務總會初次開會時，原是以「美禁華工」事爲號召的，但運動發生後，

即竟置工人的利益於不顧，而求獲得美帝的妥協。當時吳趼人就認為措置失當，曾有書信致曾鑄勸告云：

「側聞近日消息，只求將此次禁約改良，俾仕商學生得其優待而已，禁工即仍其舊所不計也，竊以為未可。自我視之，無論仕商學生工人，均我同胞也。此次合全國之羣力以抵制之，徒為此仕商學生出死力，而置工人於度外，他人其謂我何，豈此工人非我族類耶？且仕商學生之出洋者居少數，工人居多數，合全國之羣力，乃僅為此少數人爭權利，於理未免不順，於心毋乃不安，故僕竊謂不然也。」

此言堪稱快人快語。但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自私心、動搖性和狹小的胸襟，終於戕殺了自己的運動和自己的目的。

我們為什麼在現在重提這一件抗美運動舊事呢？因為主要地它表明着美帝永遠是忘恩負義的，並且一貫地用着殘暴、卑鄙、惡毒的手段來反對和排斥中國人民，而我們的先人在四十五年以前就用過抵貨的手段來表示激憤和仇視美帝。誰說美帝和我們存在着所謂「傳統的友誼」呢！

問題研究：

- 一、一九〇五年抵制美貨運動是怎樣發生的？
- 二、美帝用什麼方法來破壞？
- 三、運動失敗的主因何在？